

福州红色文化读本 II

福州晚报 编

抗 日 者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海峡文艺出版社

Haixi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福州红色文化读本 II

福州晚报 编



抗日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者/福州晚报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8.1

(福州红色文化读本)

ISBN 978-7-5550-1401-0

I. ①抗… II. ①福… III. ①抗日战争—民族
英雄—生平事迹—中国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5076 号

福州红色文化读本

抗日者

福州晚报 编

责任编辑 李永远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3779150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报业鸿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 350082

厂 址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 151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401-0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拒当汉奸宁愿饿死的海军中将·····	刘 琳	1
海军上将与台湾夫人的抗日岁月·····	刘 琳	11
吴石将军的抗战功绩·····	赖 晨	19
船政名媛的抗日烽火爱情·····	刘 琳	23
中山舰英雄舰长的生死恋情·····	刘 琳	31
飞将军李广后人赴台接受日寇投降·····	刘 琳	41
鼓楼宫巷沈家：参加了近代史上所有抗日之战·····	刘 琳	47
鼓楼朱紫坊方家：建功抗日百场大战的一家人·····	刘 琳	56
鼓楼雅亮里叶家：抗日多兵种之家的爱恨情仇·····	刘 琳	67
鼓楼渡鸡口常家：绸商世家走出两代抗日志士·····	刘 琳	79
福清海口斗垣村陈家：三代 32 人投身抗日游击队 ·····	刘 琳	85
仓山螺洲陈家：抗日战场上的祖孙三代·····	刘 琳	91
鼓楼朱紫坊陈家：传奇父子的别样风流·····	刘 琳	102
仓山临江张家：台湾义勇队里的福州一家子·····	刘 琳	115
从福州出发的长征：国民党海校学生跋涉去延安·····	刘 琳	121
何康：从马尾海校走出的共和国农业部长·····	刘 琳	130
黄汉基：从八路军情报高手到空军教育家·····	刘 琳	139
赖坚：从延安通讯教官到“两弹”功臣·····	刘 琳	147
何澄石：《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原型之一 ·····	刘 琳	153
吴其韬：飞虎队英雄 勋章满怀·····	刘 琳	162
林大纲：“舵峰航线”夜航空运队之父 ·····	刘 琳	173
傅啸宇：“福州西门傅”中的抗日空军英雄 ·····	赖 晨	180

海军中将李世甲与闽江口抗日保卫战·····	刘琳	183
我所知道的海军抗日名将曾以鼎·····	李厚威	202
曾国晟：中国海军水雷之父·····	刘琳	206
1937年，福州人重创侵华日军旗舰“出云”号·····	刘琳	212
福州男儿：抗日水雷战主力军·····	刘琳	219
从海军抗日布雷队寄出的绝命情书·····	刘琳	228
刘润世：秋收起义入党 抗战建功长乐·····	林微润	235
何柏华：台湾义勇队女辅导员·····	赖晨	238
连江下洋有支抗日游击队·····	阮道明	240
英雄夫妻与开国元帅烽火交往·····	刘琳	242
王汉杰：从新四军指导员到菲华抗日游击队统帅·····	刘琳	250
柯全寿：为祖国抗战募捐 5000 万港元·····	刘琳	260
吴其璋：长眠缅甸的远征军英雄·····	刘琳	266
陈孝奇：缅甸华侨救国义勇军组织者·····	刘琳	274
刘家洙：华侨领袖与他的“抗日胡子”·····	刘琳	279
俞鸿模：归国抗日的红色“海燕”·····	刘琳	284
张杰儒：剑胆琴心 南洋抗日军烈士·····	刘琳	289
仓夷：八路军战地名记者·····	肖忠生	293
刘友东：勇抗日寇 惨遭灭门·····	阮道明	296
李俊承：双杭永德会馆敬奉的华侨抗日领袖·····	刘琳	299
林青山：双杭醒镜烟厂老板之抗日家事·····	刘琳	304
陈为信：福州好男人 中国版辛德勒·····	刘琳	308
密战夫妻：抗战中坚守烟台山的盟军情报官·····	刘琳	316

他是孙中山挚友，他为辛亥革命捐尽所有，他为护法运动舍弃安逸；
他是造舰专家，也是中国海军第一位专攻军舰枪械的中将，
他还是中国海军中唯一一位——

拒当汉奸宁愿饿死的海军中将

■ 刘琳

很早就认识郑滋樾的孙子、孙女，但关于郑滋樾更多的故事，还是来源于他的次子郑朴简。1999年至2005年，得点空闲，笔者就到位于工业路上的福建省筑路机械厂宿舍楼，听郑老先生说父亲的故事。一边得空听着故事，一边有时间就跑跑图书馆、档案馆查查史料。于是，对这位宁愿饿死也拒当汉奸的海军中将有了更多的了解。

海军留学生： 英国科技界公认“亚洲三杰”之一

1869年出生于福州的郑滋樾，1899年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在候命出国留学期间独立测量、绘制出了现代天津大沽口首份海图，被世界航海界称为“清国版郑式海图”，正式采用。后来，郑滋樾还出任当时中国最大巡洋舰——海天舰见习二管轮，一年后积功升大管轮。后由当时的海天舰舰长萨镇冰力荐，前往英国留学。

1901年，郑滋樾进入英国著名的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一年后，又被保送进入阿姆斯特朗皇家海军研究院专攻舰炮制造。学习期间，因专业技术突出，



郑滋樨留学英国时留影

被邀参与兵工厂岸炮设计，参加了英国 350 海里远射程岸炮设计及制造全过程，被英国科技界誉为“亚洲三杰”之一。后历任中国驻英使馆英文总文案、参赞，积功升为正四品特旨道銜。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专门致函郑滋樨，邀他回国参加新中华建设。郑滋樨人在海外，但一直心系祖国，接信后立即收拾行装回国。但当他回到国内时，孙中山已辞职。于是，郑滋樨就被商务印书馆聘去，主持东方印刷所机械修理厂。不久，回海军部。同年 5 月，负责办理炼钢事务。7 月，襄办江阴长山弹药库建设工程。9 月，赴天津大沽造船所，主持制造机关炮事务。1920 年，被授予海军轮机少将衔，5 年后晋升为轮机中将。历任海军部技正、海军鱼雷枪炮学校正教官、造械大监、造械总监。1934 年，日寇占我东三省，郑滋樨愤然，以 65 岁高龄兼任海军军械处处长，立即建议在马尾建设试枪场。1937 年，试枪场建成。之后，有严重肾病的他，又抱病参与构筑闽江口阻塞线，帮助设定、改装闽江口长门炮台的大炮，以增加威力，当这一切都完成后，他才放心赴上海养病，此时他已 68 周岁。

清朝外交使节：

支持孙中山推翻清廷

郑滋樨在英国华侨和留学生中很有影响。这一方面与他在英国的学术成就有关，一方面也与他在英国的地位有关。一到英国，他经安德鲁勋爵援引皇家学员名额插队入皇家海军学院一事，即在华侨圈里和中国使馆传开了。很快，他就被李鸿章长子、时任驻英公使的李经方看中，聘为使馆英文总文案，每每遇到外交难题，即委郑滋樨以参赞名义，进行交涉。郑滋樨奔走于皇室、元老、重臣及议会之间进行游说，促使英内阁能按国际惯例办事，尽量顾全中国民族利益。李经方四年任满回国，临别叮嘱继任公使刘玉麟继续由郑滋樨任驻英使馆英文总文案。回国后，李经方也积极向朝廷建议正式委派郑滋樨为驻英参赞。不久，郑滋樨以历次积功，被任命为正四品驻英使馆参赞，同时还照拨留学费用。郑滋樨在英国留学期间，基本上属于“半工半读”，一边在驻英使馆工作，一边学习。这一切，使郑滋樨在旅英华侨和留学生中影响越来越大。

郑滋樨是通过吴稚晖在英国认识孙中山的。吴稚晖（1865—1953），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被公认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1905年春，孙中山从法国到英国发展兴中会成员，专程拜访此时在英国留学的，次日吴稚晖登门回访，相谈甚欢。之后，介绍好友郑滋樨与孙中山认识。1909年8月，孙中山抵达英国伦敦。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宣传革命救国道理，同时为推翻封建王朝募款。郑滋樨与孙中山会晤于旅社，畅论救国之道。一个是立志驱逐鞑虏建立共和的革命者，一个是清政府正



晚年吴稚晖

正式委任的四品大员，但渴望建设一个富强新中国的理想，使二人成为知音。郑滋樨慷慨解囊，为孙中山武装推翻清政府购买武器弹药提供款项，他向孙中山保证：“如果先生需要，我会立即来到你身边。”

郑滋樨出国前就结婚了，但没有留下一子半女，家中几位哥哥一直催他回国，说是事业要儿子也要有。但郑滋樨渴望为富国强兵掌握更多知识，一直没有归来，使他人过四十依然无后。当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封催促他赶快回国建设新中华的急信，使郑滋樨归心似箭。他多次向研究院及兵工厂请辞，未获准后，从未说过谎话的他，只好第一次说了假话，他以自己“身染沉疴”为由请辞，获准后立即踏上了回国的轮船。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护法运动正式开始。郑滋樨当时正在北洋政府海军司令部任职，虽日子很安逸，但重约的郑滋樨决定南下。因有职在身，无法前往广州，他就想了个金蝉脱壳法：以港英政府邀请赴香港考察办钢铁企业为名，转道香港，再赴广州。一到广州，他就担当起帮助孙中山整顿广州兵工厂的重任。他迅速整顿了工厂各个生产工序，改良了一些生产设备、优化了一些枪炮设计，使工厂产量大幅度提升，生产了大量轻重机枪、迫切炮。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离开广州，郑滋樨也告别广州回到上海。郑滋樨实现了“如果先生需要，我会立即来到你身边”的诺言。

枪械专家： 复兴汉阳兵工厂

郑滋樾风尘仆仆回到国内时，孙中山先生已辞去临时大总统。郑滋樾无心从政，应商务印书馆聘请，主持东方印刷所机械修理厂工作。才六个月，北洋政府严令他立即到北京报到。三个部门都想要他：外交部以郑滋樾离英时仍保留驻英使馆参赞衔，月薪及回国旅费均由使馆经费开支为理由，要他回外交部待命；海军部以郑滋樾系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又保送赴英留学为由，力主他回海军部候差；陆军部以郑滋樾在英国留学主要学的是军工，而军工人才极缺为由，坚持要他到陆军部报到最合适。后来，是经原海天舰舰长、时任海军总长萨镇冰的斡旋，郑滋樾回到海军部，任上校一等军械正，并兼任海军部顾问。

到职后，郑滋樾第一个任务就是奉命整顿汉阳兵工厂。当时，汉阳兵工厂，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兵工厂，生产大权和技术大权掌握在英国人手里，技术落后，长期亏损，生产量极低。到职后，郑滋樾首先将生产和技术大权从洋人手上收回，迅速消减冗员，节省开支，将在德国学的转炉炼钢技术在厂里推广，主持并成功炼出了第一炉钢。整顿和新技术的运用，提升了汉阳兵工厂产品产量与质量，使该厂迅速转亏为盈。郑滋樾也因此，在1920年晋升为海军少将、造械大监，1925年又晋升为海军中将、造械总监。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残杀共产党人。这让郑滋樾甚为愤慨，他曾对夫人说：“蒋先生办事过于阴鹜，还是离他远一点为好。”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得知吴稚晖与郑滋樾是老友，专门嘱托吴稚晖一定要动员郑滋樾到军事委员会任兵工署署长。郑滋樾以“年迈多病，难堪重任”作托辞，没有去就职。后在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多次恳请之下，加上抗日军兴，1934年郑滋樾以海军中将、造械总监兼任海军军械处处长。上任之后即南下福州，在马尾筹建中国海军试枪厂。同时，跑遍闽江口炮台，对海防建设提了许多宝贵建议。

三年后，68岁的郑滋樾正式退休。



郑滋樨第二位夫人、长子郑练简（左一）、次子郑朴简（左二）

海军中将： 拒当汉奸而被活活逼死

退休回到上海不久，郑滋樾病重，这使得他在上海沦陷时无法撤出。

郑滋樾的第一位夫人，是福州鼓楼织布坊的一位织布女工。她为郑滋樾生下二个儿子后就病逝了。续弦夫人是位山东姑娘，又为郑滋樾生下了四个儿子。上海沦陷时，郑滋樾的大儿子郑练简在福州海军学校读书，二儿子郑朴简在外读大学，三儿子刚进上海大同大学，四儿子在读中学，五儿子还在读小学，六儿子刚满三岁。郑滋樾在海外多年，原有积蓄颇多，但在孙中山几次到伦敦宣传革命时，他的积蓄已分几次基本捐光了。所以，当听从孙中山先生召唤决定回国时，想起要给妻子买点首饰，但已买不起新的首饰了，只好到伦敦旧货市场，为妻子买了套旧首饰。在国民党将军中，郑滋樾算是穷的。他在上海买不起房子，只能在辣斐德路 591 号租了一幢小楼，一套红木家具是当年广州的朋友送的，除了郑滋樾收藏的一些书画作品和古书外，这套家具是当时郑家最值钱的物件。

郑家在敌占区的日子是极其艰难的。当时中国海军在上海设了一个地下办事处，对每一位不出任伪职的海军退休军官发给退休金。郑滋樾每月可以领到 300 元法币，当时上海流通的是伪币，300 法币兑换成伪币后只剩 150 元，150 伪币最多只能买一斗米。

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汪精卫成立汉奸政府，设立了伪海军部。日伪当局盯上了郑滋樾，认为如果能把郑滋樾招到麾下，委以高官，一定极有号召力。哪里想到，第一次几个汉奸去郑家做说客，就被郑滋樾骂出了门。几个汉奸不死心，他们见郑家老少穿着粗布大衫，也没有什么上好的摆设，料定郑家不富裕。第二次去时汉奸们携以重金，一见面就捧出。汉奸们原以为这下郑滋樾会点头同意出山，没想到，郑滋樾一巴掌就将钱打飞。他冷笑着说：“别说给我这些钱，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同意当汉奸。”几个汉奸尴尬地打着哈哈，说：“别认死理，俊杰当识时务。”郑滋樾哈哈大笑：“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自己俊杰，心和脸都没的人！”

汉奸们还是不死心，三天两头来郑家骚扰。郑滋樨因为有肾病和前列腺炎，常到法租界的一位德国医生开的诊所治病，两人结下了友情。那天深夜，他敲开了德国医生诊所的大门，德国医生很惊讶，忙问是否又旧病复发。郑滋樨摇摇头：“不，我想在你这里住一段。”他向德国朋友介绍了汉奸政府逼他出任伪海军部高官的事，说到最后，他气得声音高了许多。他说：“敌人打到了我的家门口，我只恨自己年老病多，无法上前线与敌人拼了！让我为这些侵略我们的敌人做事，这跟杀了我是一样的。我不想再看到这些汉奸！”任何爱国的人都能得到天下正直者的尊重，德国医生理解这位中国将军看到国破而无法上前线杀敌的痛苦，也敬佩郑滋樨拒不出任伪职的骨气，他将这位中国海军中将藏到自己家里整整半年，直到郑家来说“汉奸已不来找了”，郑滋樨才离开德国医生家。走得那天，郑滋樨掏钱想支付在德国医生家的花费，但这位外国朋友坚决不收，理由很简单：“我反对侵略，我钦佩你的骨气。”

回到寓所不久，郑滋樨旧病复发。当时上海物价飞涨，药费直线飙升。郑滋樨既要养活一家老少，又要看病，没过多久，有限的积蓄就花光了。郑家辞掉了家中最后一位佣人，又将自己租下的小楼一间一间地转租，最后只留下了两间屋自家住。嗅觉灵敏的汉奸们再次上门，不仅奉上药钱，还带来了汪精卫的所谓问候，告诉他说：“你不出任实职也行，挂个名总可以吧！”郑滋樨还是一句话：“我宁愿病死也绝不当汉奸。”

郑家开始了变卖家产维持生计的日子。郑滋樨先是卖掉了自己除一套海军礼服外所有值钱的衣服。后来又卖掉了妻子值点钱的衣服，将妻子唯一一套首饰分四次卖光。紧接着，又开始卖家具，他对夫人说：“除了那套红木家具是广州朋友送的不能卖，家里其他家具只要留下床板和饭桌、凳子即可，其他的，你去看看能不能卖掉。”当时，上海兵荒马乱，再值钱的东西也卖不出几个钱。一件上好的写字台，还换不来一斤米。一对四出头官帽椅，仅够一次药费的零头……郑滋樨病情越来越重，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有时一天全家只开一次饭，佐饭的只有一碟盐……

偏偏就在此时，郑滋樨的三儿子又病倒了！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刚满16岁的四儿子郑捷简，四处寻工未果，只好托人想谋份码头搬运工的差事。本是少爷，从小没做过重活，再加上家里多年经济困难营养不良，身体也很虚弱。

熟人不相信他能扛大包，不想给他活干，这可把郑捷简逼急了，他说：“我也知道这活累，但大哥二哥在外，父亲和三哥又病了，我没活做，爸爸和三哥都会病死的，你就算救我爸爸和哥哥吧！”熟人 also 知郑滋樨宁死不当汉奸的事，看到这位中将的公子为谋一份扛大包的差事如此急切，敬重之余有些心酸，又托了许多人为郑捷简谋到了码头搬运工的活……

做搬运工收入极微，有时一天扛四五十个大包，还赚不到买一两米的钱。看着三儿子的病越来越重，郑滋樨只好决定忍痛卖掉广州朋友送的那一套红木家具。卖红木家具那天，郑滋樨早早地起来，拖着病体将红木家具又细细地擦了一遍，他对在一旁落泪的夫人说：“看到这套家具，我就想起了孙先生，想起了我和朋友跟着孙中山护法的日子。”从未见过丈夫落泪的夫人，第一次发现丈夫眼中有泪滚落。以往变卖家产，郑滋樨伤心，别人来搬东西时，他从来是借故走开，唯一这次他一直目送这套家具远去，就像与一位老友生离死别……

之后，郑滋樨又卖掉第一位夫人留下的那套旧首饰。此时，家里除了郑滋樨收藏的书画外，再无任何值钱的东西。1938年冬天，在他和三儿子又一次病情恶化时，郑滋樨不得不咬着牙与这些书画说“别了！”第一次要卖第一幅书法作品时，被夫人拦住了。夫人知他甚深，知道丈夫这一辈子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习字作画，唯一的宝贝就是这些收藏的古字画。她决定带着上小学的五儿子郑善简和刚4岁的六儿子郑朝简，卖瓜子、花生、烟卷。



郑滋樨留学英国归来时带回的锉刀、剃须刀、磨刀石和德国的钳子，成了他给儿子们仅有的传家宝

从此，每天夜里，这位中将夫人开始炒五香瓜子、五香花生。天不亮，就叫醒两个儿子将瓜子包成一小包一小包的。白天，中将夫人自己在弄堂口摆了一个小摊，卖花生瓜子，兼卖烟卷，两个儿子到茶室、电影院门口叫卖；晚上，两个儿子则到舞厅、剧院门口叫卖……邻里很钦佩这个有气节的家庭，虽然人人生活都不宽裕，但大家还是挤出钱来买点瓜子、花生，让郑家能将生意做下去，邻里还给这花生瓜子起名叫“气节牌”。

汉奸们以为郑滋樾如今日子一天难过一天，是动员他“出山”大好时节，就又上门来游说郑滋樾。郑滋樾正言道：“你们趁早死了心，我饿死也不会当汉奸！”

1943年末，随着郑滋樾和三儿子的病越来越重，那些宝贵的古字画不得不一件件与郑滋樾“永别”。郑家到了山穷水尽时……据传，当年在沪上冬日瑟瑟寒风中，年过七旬的郑滋樾穿着单袍，沿街叫卖身上穿的那件单袍……当有人知道这位就是宁愿饿死也不当汉奸高官的中国海军将军后，都纷纷投以敬佩的目光。有时，郑家人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却没人，但地上放着一小袋米……当时，在日寇铁蹄下的上海，物价飞涨，物资短缺，百姓生活艰难，但同样的民族气节，还是使人们以各种形式支持郑滋樾……

1944年6月，郑滋樾终因贫病交加在上海与世长辞。临死前，他对家人说：“谁也别哭，应当为我笑，我这样死比当汉奸享荣华富贵强一百倍。我死无憾事，只是觉得我没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对不住你们。赶走日本仔后，你们一定要告诉我。”他对儿子们唯一留下的遗嘱是：“好好做人，勤慎工作，不做汉奸，不当亡国奴。”

他死了，但他留下的那句话“我饿死也不会当汉奸”却一直让人们记着。

报告文学·2004年11月14日刊于《福州晚报》

惨烈的江阴海空战中，作为中国海军常务次长的他指挥战舰与日血战至重伤；蒋介石因战败要枪毙他，外国军事观察家出面疾呼：枪下留人！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救命药留给受伤的官兵，他说“让他们早些痊愈上前线”，与他相恋于厦门港的台湾富商千金读懂了丈夫——

海军上将与台湾夫人的抗日岁月

■ 刘琳

第一次去文儒坊陈季良故居采访，还是在1999年冬天。在随后的时间里，笔者去的次数已难以统计。曾为陈季良将军纪念园建设出过力，也曾为陈季良将军纪念馆做过义工。不为其他，只为了让今天的福州人不要忘记这位远去的乡亲，也为心中对英雄的敬仰。

陈季良（1883—1945），福建福州人，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生，曾任海容舰大副、江亨舰舰长兼江防舰队分舰队领队长、海容舰舰长、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海军部中将常务次长。1945年去世，追赠海军上将。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季良将军

1945年4月，陈季良临终遗嘱

1945年春，抗战胜利在望。在山城重庆绵绵不绝的细雨中，民国海军部常务次长、上将陈季良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腰伤复发，又得了伤寒，虽是民国政府的陪都，可重庆连一支盘尼西林都无法再提供给这位正值盛年的将军。

病榻前，陈将军的夫人哭着对丈夫说：“我再去找陈（绍宽）部长，看是否能再找到盘尼西林。”陈季良摆摆手，轻声说：“不用了，我这身体即使能好，也上不了前线，有盘尼西林还不如用到受伤的年轻军人身上，他们伤好了还可以上前线多拼几个日本仔。让他们早些痊愈上前线。”

望了一眼身边的太太，陈季良艰难地说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话：“我死后，不要让我入土，我要看着日本人被打败。等打败了日本人，你就往我的棺材里倒几杯酒，我也要好好庆贺一番。”说完这段临终遗言，戎马四十载的陈季良将军，带着对东瀛日寇的满腔仇恨离开了人世。

夫人遵命，为陈季良置了一口水泥棺材，放在重庆山坡上的稻田里。

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陈夫人没有走上街头欢庆，而是静静地来到丈夫的灵柩前，痛哭一场。她恨苍天！为何不让自己的夫君等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

抗战胜利后，陈季良的水泥灵柩被运回老家福州。当载着陈季良灵柩的军舰抵达福州马尾港时，家乡人自发地涌到码头上迎接这位抗日英烈魂归故里。福州人为陈季良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场面浩大，哭声一片。乡亲们为浴血抗战十余载却在胜利前夕抱恨离去的陈将军，掬一把深切哀悼的眼泪，并以日寇终于投降的喜讯告慰这位中华民族的英雄。

1937年7月，陈季良临危受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军民继“九·一八”之后全面抗战的开端。此时，中国海军最高指挥官——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上将，作为副使，与正使孔祥熙一起出访，参加英皇加冕典礼。而身为海军部常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的陈季良中将，则代行国内海军最高指挥官大权。

据史料记载，抗战前夕的中国海军共有舰船57艘，连小艇算在内，总吨位